

职业高度下的“精神贵族”

——读杨锐《谁在误读中国》有感

周显宝



不安静的时代，有喧嚣、浮躁的裹挟，有误读、偏见的遮蔽，安于世俗生活的定数安排，很多人习惯了浅尝辄止、漠然围观，碎片化的记忆让我们时常误读这个至亲的国家和民族，精神的荒芜让我们无暇去体悟生命、生活的本真。幸好，还有这么一批人，活跃在荧屏的前前后后，以新闻人的责任担当和深度思考，在纷繁的现实描述真实的存在与提醒渐远的幸福。

说起央视名嘴，知名新闻人白岩松、崔永元、敬一丹、撒贝宁等人家喻户晓，形象与风格早已在公众的脑海中定格，无论是谈吐发声，还是著书立言，他们广阔的视野、深邃的思考、客观的表达、忧民的情怀，这些总能力透纸背直抵人们的心灵深处。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，央视与名嘴们的诚心结合，不仅成就了央视媒体的良好口碑，也让这些专业、走心的新闻人成为受宠的“精神贵族”。

作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者，央视新闻人要扮演的角色有很多，在屏幕上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，并作为理性表达。这其中，央视英语频道访谈节目 Dialogue 的主持人、央视唯一英语节目金话筒奖获得者杨锐应该为我们熟知，站在东西方交流的前沿，他冷观东西和平，纵论南北发展，在一次次的中西媒体论战中，颠覆了许多西方智库和媒体对中国的传统看法，德国《明镜》在对其专访中惊叹：杨锐代表了中国媒体的希望。

在荧屏外，他勤于笔耕，把笔墨凝聚到个人，给予人以心灵关照，在《谁在误读中国》这本书籍，收录了杨锐的五十余篇政论、随笔和散文，接地气的

文字细细读来别有一番滋味，其中的睿思让人沉思，诸如他对奥运心态、两岸关系、朝鲜战争这些宏大事件背后人的命运的思索；面对范跑跑无法了却的是非，最为欣赏的是杨锐的态度：对不是违法的人性的弱点，社会舆论应当至少允许他有面包吃，这是最起码的社会公正；一篇“仰视母爱的情感境界”的小文，生动再现了母爱的朴素、无私、顽强，不至于潸然泪下却也是感人至深。荧屏上的光鲜、文字里的淡泊，所有这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，构成了一个“精神贵族”应有的拼图。

这么些年，我们的国家在快速前行，春意盎然的网络文化让表达便利起来，然而我们的话语常常是迷失的，大国地位与弱国心态的“二律背反”，时常让我们误读着这个世界、国家和个体，以至于喜怒无常，伤人伤己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这样一些“精神贵族”，比如有着脱俗的信仰、有着高贵的精神气质、有着高雅的审美情等，在“文化焦虑”中带领人们努力探索一个更加适宜存在于社会的自我。这，无关出身、种族，却有关教养、灵魂。

恰逢其实，央视名嘴们的书值得翻读，诸如《我遇到你》《看见》《行走在爱与恨之间》等，在国家大事中体验他们的新闻情怀，在个人小故事中感受他们的生活态度，虽达不到像他们“精神贵族”般的思想境界，却可以学做一个懂得平衡物质财富和精神存在的人，体会生命多维度的意义，从而从容、淡泊的做一个直立行走且有价值观的人。如此，此类书也就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功效了。

滋味书架

《鱼乐·忆顾城》

《鱼乐·忆顾城》是顾城的友人所创作的怀念文集，包括 11 位知名的作家、诗人、学者和译者所创作的纪念顾城逝世二十周年的回忆性散文，如舒婷、王安忆等；更收录了 66 张珍贵历史图片，全

面立体地展现了顾城的诗歌人生。斯人已逝，悼念之情真挚，不管是体味人间真情，还是深入了解顾城及其人生悲剧背后的种种深层原因，《鱼乐·忆顾城》集中收录的都是真情流露的好文章。

《红裙》

都市拆迁改造中，房地产商伍海洋拿到了棚户区凤码头的拆迁开发项目。支持他的主管副市长被双规，伍海洋对凤码头的开发权岌岌可危。恰巧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冬明调来主抓这个项目。两人在筹划对凤码头钉子户梅家的攻关时，意外碰到了梅家女儿梅一朵，这个曾经对这两个男人都有着难以言说感情的女人。

出身于凤码头弹词艺人家庭的梅一

朵，从小就是男人们关注，女人们议论的“红颜祸水”。她立志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卑微的出身和坎坷的命运。大学毕业后，为进省电视台她选择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。而当她在遇到了刘冬明和伍海洋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各种男人后，她发现，那些所谓的精英男人看重的，并不是她自鸣得意的才华，而是她红裙之下的诱惑……

(一宏)

《繁花》：

少年旧梦 人间烟火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部地域小说，人物的行走，可找到“有形”地图的对应。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，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，辐射广泛，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，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，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，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，传奇迭生，延伸了关于上海的“不一致”和错综复杂的局面，小心翼翼的嘲讽，咄咄逼人的漫画，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；昨日的遗漏，或是明天的启示……即使繁花零落，死神到来，一曲终了，人犹未散。

[编辑推荐]

金宇澄的写作缓慢、谦恭，如同一次漫长的等待。他发表于二〇一二年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，新旧交错，雅俗同体，以后撤和迂回的方式前进，以沪语的软与韧，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。经由他的讲述，一衣一饭的琐屑，皆有了情致；市井与俗世的庸常，亦隐含着意义；对日常世界的从容还



原，更是曲处能直，密处能疏。他的写作，有着话本式的传统面影，骨子里亦贯通、流淌着先锋文学的精神血脉。他把传统资源、方言叙事、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，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。

(据新华网)